文游台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殷旭明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手把青秧插满田”

□ 袁长湧

“手把青秧插满田”,说的是水稻种植过程中的插秧。高邮是水乡,种植水稻是这里人们的传统。数十年前,“手把青秧插满田”的场景,在夏季插秧季节里遍地皆是,年复一年地呈现,场面蔚为壮观。

“清明浸种,谷雨下秧。”队里的稻种,上年就留了。生产队长根据大队连片种植要求,结合本队大田位置,盘算好来年水稻种植面积,按每亩三十斤左右留好稻种。自留地的稻种,各家自留。一般人家,再困难,也要把稻种留好,再饿也不能把稻种吃了,否则,来年就没有希望了。

“浸种”,把稻种放在大缸里。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几口大缸,齐胸高,缸口约两米宽。放进大半缸稻种,再倒进河水。大约半个月后,浸在水里的稻,从尖端一侧长出乳白色的芽,大约三四毫米,勃发出生命的顽强和坚韧。这时候,就可以“下秧”了。

育秧苗的田叫秧池,也是去年预留好的。头年秋收后,按水稻种植面积的十分之一左右,留靠场的田,耕出来,秋天晒晒,再冻一个冬天。有经验的老农说,太阳晒是增加土壤透气性,冻是冻死虫子。秧池提前半个月放水,仔细耕作,精心施肥,整理成两米左右宽、十几米长的苗床。田里的水,刚好与秧苗床齐平,既不能多,也不能少。下秧当天,苗床上均匀地铺上一层稻草灰,发好的稻种撒在苗床上,再在上面覆一层薄薄的细土。秧池四周,扎上稻草人,防止麻雀啄食。撒稻种的,必须有经验,要撒得均匀,不能厚,也不能稀。秧苗在苗床上生长一个月左右,有一揸多高,就可以薅起来栽到大田里了。

站在田埂上看,整理好的秧池,一块块整齐排列,大地平整如镜,蓝天白云倒映水中,恰似一幅幅美丽的水彩画,铺层在富饶的水乡原野上。此时,谁又能否认这不是一件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谁还能说双手粗糙、脸庞黝黑的农民不是能工巧匠?

用于栽种水稻的大田也是事先规划好的。大麦田里种早稻。过去,队里要留三五十亩的田种大麦。大麦成熟比小麦早约一个月,这对青黄不接的家庭来说,有这么一点,日子就可以度过去了。也可以当饲料,喂猪、喂牛。大麦最好的用途,是炒熟了煮茶。夏天,队里煮的大麦茶,送到地头,挥汗如雨的男女,喝上一碗,解渴消暑,是天下最好的饮料。中稻种在小麦田里。麦收割完,紧接着便要上水、耕田、施肥,大田整理好,便是插秧了。

插秧时,两个人在分别田埂的对面两头,一人一头,拽着绳子放样,两根样绳之间的宽度大约一米。秧苗早有人一把一把、均匀地放在了样绳中间,一字排开,便于插秧人拿取。栽秧的都是年轻的妇女,一人一趟,一趟六行,两脚之间两行,两脚外侧各一行,两根样绳边各一行。栽秧时,栽秧人弯着腰,左手拿着秧苗,拇指快速地分出秧株,右手拇指、食指、中指捏着秧苗麻利地栽到田里,两手熟练配合,两脚先后交替后退。几十个人同时栽秧,只听得“唰唰唰”的插秧声,一个比一个快。累了,借拿秧苗的机会,直一直腰。大概过一两个小时,有人起头唱起了秧歌,一人带头,后面接着,一个接一个地唱。如果是相邻的两个生产队,或者是相邻的两个大队的人同时在插秧,歌声此起彼伏,一个比一个唱得好,谁也不服谁。唱词都是歌唱劳动的内容,腔调高亢嘹亮、豪迈、悦耳,和着男劳力挑秧的号子,在水乡的上空经久回荡,余音不绝。

千百年来,农民都是这样插秧,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来,手扶拖拉机牵引的插秧机,虽然不太灵敏,有时还需要人去补秧,但明显效率高、省劲。再后来,大型机械化插秧。现在,水稻育种科学化、专门化,育秧公司化、集约化。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文中所描述的插秧场景,现实中已经基本看不见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的传统耕作模式,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几十年里被彻底改变。其实,变化的又何止农业?“中国只用了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路”,诚哉斯言!我们生逢其时,亲身经历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程,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快速崛起的坚实脚步,倍感幸福和荣光。

我的伯父陈法青

□ 陈春亮

每当我途经邵伯古镇时,心中不免一阵惆怅,脑海中立刻浮现起伯父在战场英勇牺牲的壮烈场面。

我的伯父陈法青,原名陈绍靖,临泽洋汊村人。“法青”是参加革命后,组织给他取的名字,寓意革命事业如水乡的芦苇在开春后蓬勃发青。伯父1923年生,小时读私塾,师从胡先生。胡先生是共产党人,受他熏染,伯父自小就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教育。1941年,在苏南进步学生吴大珍的宣传和介绍下,伯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骑着高头大马,戴着大红花,在乡村游行,积极发动有志青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击日寇,保家卫国。

由于伯父作战勇敢,文化水平又高,上级和组织对他非常器重,派他去新四军军部学习。学习归来后,伯父一直坚持在敌后的芦苇荡中与敌人周旋斗争。

1945年,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寇对新四军的敌后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丧心病狂的敌人在临泽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民们只得乘船逃到芦苇荡中避难。一些乡绅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和财产,提出给敌人缴纳“伪费”(保护费)以求手下留情。村民很淳朴,也都纷纷同意。好不容易筹了钱,由谁送给敌人呢?一提到跟凶残的敌人打交道,乡绅们都退缩了,提出由伯父的父亲陈元久(也就是我的爷爷)来送钱最合适,原因是陈法青是新四军的人,他的父亲缴纳“伪费”,也就间接代表新四军向敌人示弱了,敌人一定会欣然接受的。我爷爷素来是个热心人,自认为这是保护大家的好事,就没多想应承了下来。

伯父得知此事后,急得连夜回村找到爷爷,苦口婆心地劝说,讲明此事的危害性和负面影响。爷爷听后恍然大悟,深为后悔。为了消除已产生的负面影响,表明誓死抗日的态度,第二天由伯父和党组织同志将爷爷绑到村里祠堂的柱子上,指责他对敌妥协,并当众宣布罚他出四条枪给新四军。事后,爷爷忍痛卖了祖上的三块约二十亩的大田,拿钱买枪,亲自给新四军送去。最后,缴纳“伪费”的事不了了之,敌人也很快被新四军打退了。

虽然大义灭亲,亲自“惩罚”了父亲,但伯父还是觉得羞愧,于是恳请组织把他调离本地工作,参加了粟裕将军领导的新四军主力。

1946年,邵伯战役打响,新四军为巩固苏中根据地,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中新四军的伤亡很大,战士们的遗体要用芦苇席裹住掩埋。由于物资不足,上级指派熟悉地形的伯父到东面水网发达的沙沟古镇快速运回一批芦苇席。就在伯父忙着指挥装运芦苇席的时候,偶遇本村的陈月庆。陈月庆告诉伯父,他的母亲去世了!起初伯父还有些不信,因为当初他到新四军军部学习时,因为思念儿子,我爷爷就请人捎话,谎称我奶奶去世了。伯父急急忙忙赶到家,才发现母亲好好的。陈月庆见伯父不信,解释说我奶奶得的是霍乱,早上拉肚子,第二天人就走了。这时伯父才深信不疑,心中痛苦万分。沙沟距离洋汊水路十八里,回去祭奠亡母也在情理之中。可前方战事吃紧,重任在身,一刻也不能耽误。伯父只有把眼泪吞到肚里,恳请陈月庆带话回去,等打完仗再回去祭奠母亲。当夜,伯父用船将采购的芦苇席运到了邵伯前线。

前线的战斗依然激烈,战士们牺牲太大,形势非常危急。眼看阵地就要失守,刚回到邵伯还没来得及休息的伯父立刻请求上战场。他刚刚投入战斗,却不幸被敌人的大炮击中,粉身碎骨,享年23岁。

当我们全家听到噩耗时,悲痛万分,哭声不绝。伯父是家中长子,爷爷早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希望他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伯父总是以打完仗再结婚推托,如今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当爷爷强忍着悲痛赶到邵伯新四军指挥部时,团长悲伤地握住爷爷的手说:“你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儿子,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干部,我们都一样的痛心!”爷爷没能带回伯父的遗体,只带回一捧邵伯的黄土。

1946年底,为纪念陈法青烈士,经高邮县委批准,将高邮七区洋汊一带命名为“法青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为乡、片。2000年5月临泽镇将沈堡村、丁旺庄村、小李村三村合并建立法青村。现代人或许不知道伯父的事迹,但他们如今过上的幸福生活,却浸透了“伯父们”的鲜血。我相信,若伯父泉下有知,他一定是无悔的!

稻草堆与牛屋

□ 陈其昌

临泽农中的教学、生产、生活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那些欢乐与艰辛早已窖藏在腌大菜的坛子里。

学校三面环水,河边的歪脖子柳,闵顺来家的东山墙,榆树、楝树、白杨树、桂花树,杂花生树,摇曳生姿。农中地势高,是原茶庵小和尚庙所在地,下面有两个篮球场大的平地。秋冬季节,师生们在操场上跑步晨练,对河的单玉连说话幽默:“大小和尚们,一二一,一二三四……”他的儿子也上农中。

牛是农家宝,耕田耙地不可少。夏天,牛在牛汪塘,汪曾祺老写的是“树下卧的是黑水牛”,农中是树下汪塘里卧的黑水牛。牛的全身置于泥塘,只有牛头露在上面,是为了防止牛虻叮咬。

大草堆,全是稻草。根脚宽且长,愈到上面愈狭小。堆草,用灰叉推上去,上面的农民将它踩实,确保不漏雨。堆好后,上面的农民下草堆,是借撑船篙一滑到底,大约4米高。稻草可供黑水牛吃个冬春。有的队不止一个草堆,都是牛的好饲料。堆草堆,不是人人都会,要能抵抗风雨,否则,漏雨就会霉变,风大可以刮乱。一般都是用牛手亲力而为,用牛手当地社员叫牛师傅。

农中附近大约有近300户人家,尊师重教之风淳朴。我的同事汪柯因家庭成分不好,新来的校长让他到近在咫尺的5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呗,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当年汪柯得了浮肿病,公社要求集中疗养,他硬是不去,只接受了“一斤白糖、一斤红枣、五斤皮糠”的营养品,依然像个硬汉一样照常上课。他早、中、晚三餐全在农中。入夜,汪柯就住在5队牛师傅龙凤雏家。他在密不漏风,满是牛尿臊气、粪臭味的“牛屋”中,批改当天的学生作业,备写第二天的上课内容及重点、难点。汪柯讲课从不看备课笔记,他胸有成竹,释疑解惑,有问必答。

年末,大队会计杨万才,拿年终总结分配方案,计划来年生产的预期目标,这些活动大都也在牛屋中进行。平时抽烟的汪老师坚持两个月不抽烟,以防火灾,直到放寒假。

汪柯在牛屋备课,但并不睡在牛屋,龙家腾出一间房,供他睡觉。睡前,龙凤雏叫丫头或者小伙打来热水给汪老师泡足。他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而我觉得他在特殊年代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爱戴。

我曾是三姑母的二女婿

□ 王焕其

四十多年前,我刚上初中一年级,父亲生病第一次病危时,向他的三姐也就是我的嫡亲三姑母提出一个请求,让她的二女儿小芬(小芬为化名,她当时也只有十三岁,跟我同年)成年后嫁给我。也难为父亲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家里又一贫如洗,如此下去,大儿子成年之后老婆都难找。父亲生病多年,家底都被掏空了,一家老小住的老屋一到阴雨天,便有几处漏雨。三姑母知道我父亲的心事,也是她最疼爱的弟弟最后的心愿,伤心无比,含着泪水对我父亲说:老舅舅(我父亲在姊妹八个中排行最小)你放心,焕其日后如有出息更好,若是他没有大出息,他讨饭,二丫头小芬跟他一起讨饭,这门亲事我说了算。三姑母岁数比我父亲大一轮,都属狗,当年我奶奶去世时我父亲才三岁,三姑母也才十五岁。深更半夜三岁的父亲想念娘亲哭得伤心,也是三姑母把父亲搂在怀里慢慢哄着他,直至父亲含着泪水慢慢睡着。姐弟俩从小就感情好。

大概在我十八岁那年,三姑母的二女儿小芬身患疾病不幸去世了。小芬去世时,三姑母未让我去参加葬礼。这里面似乎也有说法,我心里面明镜似的。三姑母天性要强,宁肯自己心受累、人受委屈。她觉得我这个侄子命太苦了,人世间埋伏着的好多苦难的陷阱都被我踩中了。想想也是,那些年我都过的什么日子!似乎我的人生中好的运气就跟月亮旁的彩云一样,真的难得一见。生活逼得我鼻子一酸,但眼里绝望得一点泪水都没有。

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家的日子越来越好。2006年我在扬州置业买房并开了公司,三姑母闲暇之余也来我家住上几天。我贤惠善良的妻子还抽空带她去扬州的景点转转看看,并帮她在市人民医院做了两次全身体检。前几年她还愿意在我扬州的家里小住几日,后来岁数大了就不太愿意来了,应该是不想打扰我们吧。她儿子、孙子对她很是孝顺,照顾得也好,常常带她去苏州那边走走玩玩,看看花花世界,尝尝苏帮小菜,晚年的三姑母大都跟着他们一起生活。烦闷起来三个女儿也带她过过,应该说三姑母的晚年还是很幸福的。前年农历冬月廿一是三姑母九十寿诞日,三姑母孝顺的儿女们特意在高邮城里帮她过了个生日。生日当天,我爱人特意提醒我早点去,我当时还不明白她什么意思,原来她要回邮后先去她妹妹的工厂门市部帮三姑母挑一件羽绒服。晚上当看到三姑母穿着我爱人帮她左挑右选的品牌羽绒服,接受晚辈们的祝福和孝敬时那满脸喜悦的样子,我感慨万千,心中甚是宽慰。

去年国庆节期间,我去老家有事,三姑母那时已卧床多日。毕竟九十多岁了,她很盼着娘家人来看望她,我去看她时,她很开心,与我母亲、爱人说了好多话,说的都是时髦话、让人开心的话。我们临走时,她硬撑着身体,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到村路拐弯处目送我们上车。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三姑母。今年农历二月初十凌晨,三姑母走完了她的一生,享年九十二岁。

春天里

□ 张德国

一声春雷
小草从睡梦中惊醒
探出了嫩绿的脑袋
东张西望着

春天的风
柔柔的
她吹拂着我的脸庞
也吹绿了我身旁的小树

春天的雨
湿润如酥
绿油油的麦苗
在茁壮地生长

春天的花儿
红的、黄的、粉的……
它们竞相开放
把大自然装扮得五彩缤纷

我走在乡间小路上
树上的鸟儿在叽叽喳喳叫着
河水在哗哗地流淌
父亲也操起了像他腰一样弯的扁担
他们都在讲述着春天的故事

抚慰

□ 谢云海

三四月里,思念
是耕耘的犁
尽管从不言语
可是早已经在风里
被牵引

当丝丝的雨
淋湿心头的浮躁
欣喜,麦田旁油菜花的芬芳
澄澄河的水依然流淌
伴着布谷鸟的身影

原来哦
忙碌的燕子在岸边
也能叼起无数个曾经
可是,这里
已经很久,不再用双手堆叠春泥
也不需要杨柳条抽成的花絮

唯有,一朵蒲公英的花在角落里盛开着
盛开着
或许
那才是母亲碑前最想要的抚慰